

长篇小说

信访

刘一纯 著
xiaohao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围绕信访的种种怪象，
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勾勒出了
一道鲜为人知的社会侧影
原色、本真、现实

销号

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一纯 著
xiaoha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销号/ 刘一纯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438 - 7268 - 4

I. ①销…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7210 号

销 号

刘一纯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龙妍洁妮 吴优优

装 帧 设 计: 木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公司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0

字 数: 34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268 - 4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第1章

许子良才打开浴室门，就听到手机和弦铃刺耳地叫，忙过去抓了手机，一看是苗小诗的电话。撇了接听键，苗小诗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许局长，你怎么回事，电话也不接？我都打了你好几个电话了。”许子良说：“在洗澡呢！苗主任有什么事吗？”苗小诗压低了声音说：“老哥那里方便吗？”许子良道：“没事，小妹你说吧。”苗小诗便说：“老哥，出大事了。”许子良皱了下眉头，说：“什么事呀，小妹？”苗小诗的声音复又低了许多，说：“县里移民户因政府卡扣移民补助，集体往省城上访。耿县长和姜局长率领公安城管拦截，在五指县的石桥铺发生了冲突，当场死了三人，连五指县都给扯了进来。哥，这事儿可大了。小妹搞信访这么多年，可是从未见过那场合……怎么说呢？真是惊心动魄啊！”许子良就愣住了。一会他问：“是什么时候的事？”苗小诗说：“就今晚上的事。”许子良“噢”了一声，说：“小妹是不是随他们一块去截访了？”苗小诗说：“是呀。”马上又说：“我现在五指县人民医院，好多人都受了伤。”许子良胸口一紧，忙问：“小妹你没事吧？”苗小诗道：“我没事，老哥你放心好了。领导安排我负责照看医院里的伤员。”不用猜许子良也知道苗小诗这会是在哪个角落给他电话，舒了口气，说：“小妹没事就好。这事儿可别再跟谁讲，保密啊！好了，就这样吧。”许子良正要挂电话，苗小诗道：“你那边怎样了？”许子良说：“这李发生是个什么货色，小妹你又不是不知道，在这儿除了好好陪着他哄着他，还能怎样？”说完深叹了口气，心头无可奈何。

就听苗小诗道：“这几天长吕是没法安宁的了，相对来说你在外面还好些。早知道会出这么大的事，我跟你一块出这趟差了。我这里说呀，你不妨在北京待上半月再说，反正这边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没人记着你老哥在北京优哉游哉，要不回来又得安排你擦屁股。”许子良忍不住笑了，说：“怎么说没人记着我？小妹你不是就把我放在心上吧。”马上又说，“小妹，你现在在给哪个男人擦屁股呀？”苗小诗笑说：“你呀！难道不是吗？”

这时苗小诗话题一拐道：“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少不得会有那么几个人做替罪羊，我的意思你知道吧，老哥？”许子良哪里不明白她的意思，那是告诉他，姜天成局长的位子不保，他进步的机会来了。苗小诗不说，这会他倒是没想到这上面来。这时分苗小诗忽然告诉他长吕县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已够他吃惊的了，一时间哪还有工夫去想这件事所引发的诸多连锁反应。尽管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许子良口里也只是含含糊糊地“唔唔”两声，算是回答了。要知这事儿在这当口太敏感了。苗小诗却不理会那么多，笑说：“老哥你怎么回事，跟小妹打起含糊腔来了？”许子良不想再跟她在这上面扯来扯去了，自己这边倒不用担心隔墙有耳，苗小诗那边就难说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一起事，医院还不是人来人往的，说不准有人躲在一隅把他们的通话听了个一清二楚。他笑着说：“小妹要什么礼物呀？说吧，我给你带回来。”苗小诗笑道：“老哥有这份心就够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休息吧。”

许子良就再也没有睡意了，思绪在长吕县移民户的事上拐来拐去，想不出五指县怎么也给扯了进来。早些年因为修建省重点工程长吕县境内的木柴水库，居住木柴水库上游的三个乡一千多户农民按有关精神移民。从三年前开始，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中央财政按人头对移民户每年补助六百元人民币，并规定地方政府也补助同等金额。长吕县因财政困难，仅补助一年就停止补助，对外只称中央政策有变，取消了县里相等的补助额。开始那一年移民户不知内情，倒也没什么，可去年有移民户不知怎的获悉了真相，强烈要求政府补齐所欠金额，并上访到省市两级政府，相关领导做了批示，责成长吕县政府按有关精神予以补发，县政府却没有遵照执行，一时间信访局都差点爆棚了。以致有首民谣如此传播开来：“中央政策地方变，长吕政府瞎胡干。截留补助胡乱花，百姓死活懒得管。”积多年信访经验，许子良知道，这回长吕县这个娄子捅大了，也不知怎样才能收场。三条人命啊！那么多人面前，捂是肯定捂不住的。不说县长耿华舵在长吕待不待得下去，作为信访局一把手的姜局长，那个位子肯定没他的了。信访局有三个副局长，许子良排在江卓元副局长后面去了，还有一位周定一副局长。按常规，就算从内部班子产生的话，也得先江卓元。信访局的人倒未必谁有什么通天过硬的人脉关系，真有这层关系也就不会窝在信访局干着整天磨嘴皮子的事。但毕竟又是半个台阶，到时免不了各施手段。要知机关里的人生就是爬的人生，每个人所干的就是胼手胝足地往上爬。这般想着，许子良竟有了插上翅膀这就飞回长吕的欲念，只是隔壁的“老挂号”李发生让他清楚地知道他还要在这里待上几天。

因为超生，李发生的媳妇被乡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强制扭往乡计生服务站结扎，不想途中汽车一头栽下崖谷，媳妇跌断三根肋骨，腿也断了一条，治愈后人成了拐子。洪罗乡政府按有关精神做了赔偿。可李发生嫌赔偿金额太少，由此到处上访。后来在信访局的斡旋下，给他一家五口吃上了低保。但李发生仍是不肯罢休，要政府给他媳妇安排工作，这哪是区区一级乡政府能解决的？李发生便隔三差五跑省里市里。早两天县里接到省里电话，才知他这回竟跑到北京来了。许子良马上联系洪罗乡领导，和局里小曾会同负责信访工作的范副乡长，还有公安局的小彭赶来北京接人。范副乡长劈头盖脸对李发生就是一顿恶骂：“你到省里市里告告也就罢了，竟跑到北京这地方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你就知道告、告、告，信不信我们把你关到疯人院去？”李发生鼻孔哼哼着，神情大是不屑。许子良跟李发生称得上是“老关系”了，也不斥责他，只是劝他回长吕再说。李发生知道到了长吕哪还有他说的，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跑到北京来告状，连门槛都没进就跟你们回去？这回怎么也得找中央领导给我个说法。”原来李发生虽然是老上访户，却是只身第一次来北京，不知内中坎坎道道，以为这地方还是省里市里，见国家信访局门口游荡着不少人，便上前问话，不想马上冲过来几个人挟带着他上了停在前头的一辆汽车，就这样被弄至省驻京办。对付这种“老挂号”，行内的“四住”——“哄住”、“截住”、“吓住”、“管住”之“吓住”这招是不管用的，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哄住”了。许子良软语道：“老李，你是老上访了，应当知道不管你是找市里还是找省里甚至找中央，问题最后还得回到长吕来才能解决……”李发生说：“谁叫你们在长吕不给我解决。许局长你以为我喜欢折腾吗？是他们逼着我往上跑的。”范副乡长道：“我们怎么没给你解决？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算算看，自从你媳妇出事，你在政府捞了多少好处？”李发生说：“什么好处？把我老婆弄成拐子就赔两万块钱？我把你搞成拐子赔你三万干不干？我好好的一个老婆却给你们弄成拐子……”小彭说：“发生车祸，纯粹是意外呀，又没有人故意使坏把你老婆搞成残废。”李发生剜了他一眼，说：“我犯法了？法律哪条规定老百姓不准上访？”小彭被噎住了。许子良道：“老李，咱们就不多说了。我看这样吧，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对吧？来一趟也不容易，我们明天陪你去天安门、颐和园等景点玩玩，然后回长吕。你来北京的车费我们出，另外补偿你两千块钱的误工费。就这样定了。”李发生问：“我老婆的事呢？”许子良耐着性子道：“在政策和原则允许的范围，我们一定给你解决。”李发生就不满了，说：“许局长你又糊弄我。什么政策、原则，那是你们的事。”小曾说：“没有政策我们

怎么给你解决？我们总不能为你老婆的问题突破政策界限、违反原则吧。”私下里范副乡长咬着牙根说：“真是下三烂一个。小彭你好好教训他一顿，我就不信他翻得了天。”许子良淡然说：“忍着点吧。”现行的体制，信访干部只能委曲求全，不能有硬气，许子良能做的只是老办法，也是信访工作的不二法门——人民的问题靠人民币解决。

第二天早上用早点时，范副乡长问今天怎样安排。李发生说：“我只在电视上看过长城，还没登过长城呢。咱来一趟不容易，怎么说这长城是要去看的。”许子良说：“好吧，看了长城后今晚上回去。待会我去订车票，彭乡长你们三个好好陪着老李吧。”李发生说：“怎么就回去啊？还有好多好看的地方我都得去看看。”许子良道：“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景点不知多少，就是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都甭想看完。”李发生就不吱声了，一会说：“我还没坐过飞机，坐飞机得了。”范副乡长瞪着眼珠说：“坐飞机？你李发生可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小彭说：“我们有卧铺就满足了，你还想坐飞机？县里领导才有资格坐飞机。”许子良苦笑一声，说：“老李，我可真的服了你呀。”俄而说：“那好，坐飞机吧。”许子良想的是把面前这位尊神哄回去，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差旅费什么的自有洪罗乡政府埋单，这不是他所要考虑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北京的角色角落许子良早走遍了，也就没了兴趣。再说出冬后的北京黄沙弥漫，刮在脸上生生地疼，登长城无异于活受罪。范副乡长他们走后，许子良电话向办事处服务台预订了五张飞机票，然后拨了老同学舒伟杰的手机，想约他出来叙叙。

舒伟杰写得一手好文章，大学时期常有佳作见诸报端，是学校有名的才子。凭其如椽大笔，他毕业后进了市公安局从事文秘工作，后来出版了一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并被改拍成电视剧，震动了政法系统，被省公安厅调了去，稍后做了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的秘书。因为工作的原因，许子良经常往来于长吕与省会，每次来省会他都会给老同学电话。只要时间允许，舒伟杰都会跟他见上一面，尽地主之谊。相比其他同学，舒伟杰是许子良这些年来走得最近的一个。前年厅长荣升公安部副部长，舒伟杰也跟着进了京，仍是给副部长当秘书。私下里许子良暗自给老同学估量了一下前程，如果没什么意外，爬至副省级干部应该没问题，而自己顶多也就混到正科，这一辈子只能望老同学项背了。这件事让许子良深切地慨叹起点高低的重要。好在舒伟杰待他如旧，在这个人一得势脸就变的社会，这让许子良甚是欣慰。

电话通了却给摁断了。许子良是用手机打的，舒伟杰肯定知道是他打的，

不接电话自然是不方便。堂堂公安部副部长的秘书，很多时候身不由己。许子良攥着手机，人坐在电视机前，眼睛虽然望着荧屏，其实是视而不见，脑子里好像在想什么，其实只是一片空白。以前他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不用多久舒伟杰就会把电话拨过来。

果然，十几分钟后许子良的手机响了，他刚把手机举起来放到右耳朵边，舒伟杰那头就笑问：“老同学来北京了？”许子良忙说：“是呀，两天了。本来想一到就给你电话的，可太忙。下午准备走，给你个电话。”舒伟杰说：“我这几天一直陪着首长在外面调研，要一个礼拜才能回京。下次来京早点给我电话。”许子良说：“行，下次来京前我就给你电话，老同学不至于弄出个夹道欢迎吧？”舒伟杰不去答他夹道欢迎，笑了一声道：“这回是截访还是接人？”许子良笑说：“这有什么不同吧？都是擦屁股的活儿。”舒伟杰笑说：“基层的稳定靠你们啦，老同学你是重任在肩，好好干吧。”许子良知道老同学开玩笑，笑说：“咱就这个命，除了好好干还能怎样？再说了，你这中央领导都发了话，我敢不听？万一惹恼了领导，把我饭碗砸了找谁要吃的喝的去？那时上访户恐怕要轮到我来做了。”舒伟杰哈哈大笑，说：“这样很好呀，知道了做上访户的滋味，日后工作中就能够更加体恤上访户的不易，工作便容易上去了，成绩就出来了，位置便有了。”许子良也大笑，道：“行，坚决跟中央领导保持一致。”玩笑开得差不多了，舒伟杰说：“那就这样吧子良，下次碰面咱再好好叙叙。”许子良说：“行，下次叙。”

许子良猫在办事处客房，哪儿也不想去。住宿在办事处的人，差不多全是他和李发生这样的特定对象，他更不想和他们照面。稍微上台面的人是不会住宿办事处的。许子良坐在电视机前，思绪却在昨晚上耿县长和姜局长追截上访移民户的事上。也不知事情怎样了？凭他的经验，入院后的伤员多半还会有那么一两个死于抢救中。当初政府私扣这笔百来万的移民补助款，可曾想到会弄出这么大的一出事故来？许子良暗自拨拉了一下，没有几百万是摆不平的。他暗自摇头，县政府一方面想方设法消灭信访，可一方面又为了丁点儿利益制造矛盾，激起老百姓上访。

许子良用客房里的座机打了苗小诗的电话。

“是不是还在医院啊，小妹？”许子良笑问。苗小诗笑说：“是呀。老哥你没出去？”许子良说：“现在北京是怎样个鬼天气你不知道？这活罪就不受了吧。”他却是不好开口问昨晚上的事怎样了，噢了一声说：“我们今晚上走，坐飞机，估计明天到家。”苗小诗说：“我不是跟老哥说了，要你在北京待上几天

吧！老哥急着回来擦屁股啊？”许子良笑道：“给你擦屁股呀。”苗小诗笑说：“去你的。”许子良叹了口气说：“咱这个工作，到哪不是给人擦屁股？和小妹一块，总比独个待在这里要好。”苗小诗说：“那就回来吧。我离不开这里，恐怕不能接老哥大驾了。”许子良说：“咱俩就甭讲这个客气了。小妹那儿不轻松吧？”苗小诗道：“是呀，昨晚上给你电话后又死了一个。今早上死者的家属赶来了，医院是哭声震天，都成丧场了。”许子良心道果然是了，也不知县里领导这回怎样处理这事？他叮嘱道：“小妹可得小心呀。”苗小诗柔声说：“我知道。那边天气冷，老哥要注意身体。”许子良便感到一股暖流流走身上，说：“好的，就这样，再见！”

下午范副乡长他们回来。用过餐后大家忙着收拾行囊，李发生却是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小彭要他收拾东西，他只说不忙。许子良便知他是什么意思了，让范副乡长把那两千块钱和李发生来京的车费给他。范副乡长从钱包里点了三千块钱摺在李发生面前的茶几上，李发生却视若不见。许子良过去把钱拿在手中，塞给李发生说：“老李，这是给你的，除了那两千块，还有来京车费，你点下数。”李发生这才抬起头来，蘸着口水把钞票点了，拿眼望着许子良不语。许子良就问：“有什么不对吗，老李？”李发生说：“吃的喝的还要我自个掏腰包不成？”许子良只好示意范副乡长再给他五百。范副乡长狠狠地剐了李发生一眼，递给许子良五张百元大钞。许子良接过钞票时见范副乡长嘴角的肌肉抽搐了好几下，知他愤懑到了极点，换在别的场合，只怕早已开口骂娘。许子良慨叹，这个李发生成老油条了。

这时许子良的电话响了，一接是长吕政府办黄主任打来的。许子良恭敬地问黄主任有什么指示。得知许子良尚在北京，黄主任说：“阳紫镇星星村的王中明来京上访了，丁镇长他们在追截，许局长你负责截住他。千万不要让王中明在信访局、综治委等部门‘挂号’，否则又得‘销账’，很麻烦。丁镇长他们到京后会同你联系的。”虽然没把握截住王中明，许子良也只得说：“好的，我这里马上安排，有啥情况再跟黄主任你联系。”

根据现在情况，许子良自然不能随同范副乡长他们一块回长吕了。许子良也不避李发生，把黄主任的意思说了，随即说：“这样吧，我和小彭留下载人，范副乡长和小曾回去。”按许子良本意，让范副乡长领了李发生回长吕，想着范副乡长未必看得住李发生，万一途中人跑丢了，前功尽弃。他不留小曾留小彭，是考虑到小彭公安这一特殊身份，万一王中明耍蛮，只怕还得小彭用些特殊手段才能制住他。

范副乡长他们走后，许子良马上安排小彭去退机票。他给苗小诗去了个电话，告诉她情况有变，不能回长吕。苗小诗玩笑道：“老哥你回来了也是擦屁股的干活，相对来说北京的活儿还要简单些。”许子良笑着说：“小妹你想得简单呀！傻乎乎地守在信访局门口截人，保险不用半天，小妹的嫩脸儿肯定会吹成老脸。”苗小诗笑说：“早就老脸了。”许子良笑道：“还不老嘛，在我看来真的还不老，顶多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这又怎么了，你儿子都读小学五年级了吧。”苗小诗也就二十八九岁的女人，许子良的话自是玩笑。他知道现今女人最关心两件事，一是头上的脸，二是身上的布。说她年轻会指责你言不由衷，你能做的就是逗她开心。果然就听苗小诗笑骂道：“老哥你可够坏的了，念歪经咒我啊！”许子良忙说：“哪敢哪敢，老哥我只是说了句老实人的话罢了。难怪这年头做老实人吃亏，这不招骂吧。”

许子良不便再给舒伟杰电话，反正老同学没在京城，打电话也没什么意义，倒是下次来京一定要跟他见面叙叙。

王中明今天肯定赶不到京城，许子良让小彭随意，不妨就近找个景点看看。小彭摇头苦笑，说：“这几天还没看饱？这罪就不受了吧。许局长，与其说李发生他们是四处告状的老百姓，还不如说他们是爷爷妥当，咱这做孙子的可真辛苦。”在长吕，大至领导小至普通老百姓，人们对副职领导的称呼一概省去了“副”字。有人因而玩笑，说长吕的领导尽是一把手。许子良笑了笑，说：“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感受？我做孙子都做了十来年了。”小彭说：“所以我钦佩许局长你呀。”许子良便也来了感慨，叹了口气道：“钦佩我什么？做孙子？谁又乐意做孙子呢！可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管啊！小彭你比我强多了，偶尔做回孙子也不妨，了解了解社会吧。咱怕是一辈子都只能做孙子了。”小彭道：“许局长你可是领导啊。”许子良说：“什么领导，孙子。”马上又说：“顶多也就孙子的领导。”不想小彭忽然笑了，说：“孙子的领导也是爷爷嘛！”许子良笑道：“小彭你可真幽默。”

早上的北京远比一天其他时候要冷，许子良也只能领了小彭早早地赶到国家信访局门前。那里早已来了许多的人。许子良一看就知道是各省驻京办派来负责截访的，当然也有他们这类只为截访某一对象的群体。小彭问：“许局长，你认得王中明？”许子良摇头：“我哪认得。”小彭就急了，说：“那怎么截人？”许子良说：“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留意点吧。”小彭便也明白，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这时两个衣着单薄个子瘦小的男子走到他们面前，操一口浓重的广西话

问：“同志，这里是不是信访局？”许子良说：“是呀。”话声甫落，早冲过几个凶神恶煞的，扭了两人就走。两人挣扎着叫嚷开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有人低声用广西腔喝道：“嚷什么嚷，啥事跟我们回去说，不会吃了你的。”小彭拿眼看身边的人，全都视若无睹。

小彭便也明白了，这两人的问话暴露了身份。可小彭怎么也感觉不到那些人身上应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倒像被人雇请的打手，便向许子良道了心头的疑云。许子良告诉他，这些人大多数是各省驻京办事处从家乡雇请来专门负责截访的，他们除了领取固定的月薪，每截住一名上访者可拿奖金若干。当然，这笔钱得上访者所在地的政府出。小彭噢了一声，说：“难怪！”许子良哪里听不出他的意思，是说大冷的天气这些人如此恪尽职守，原来是金钱在支撑。他笑说：“市场经济，一切还不是围绕着钱来运作。你看到的，对这些上访户都只要花钱就能买来稳定。”小彭忽然一笑，说：“许局长，我看你们的信访工作差不多像对待慢性病患者，时不时花钱买点消炎药止痛一下。”许子良也笑道：“只能这样呀。真要给他们动大手术，可得花大价钱，这哪是咱信访局能做到的。”许子良自是明白，这状况追根溯源是领导实行任期制造成的。现在的乡镇领导是“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一些矛盾本是上任留下来的，到了这一任也不想去碰它，顶多花点钱先稳住再说，反正现行的体制是任期制，拖过几年就调走了，“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想接。

中午回到办事处，饭后丁森镇长他们来了。随同丁镇长来的还有镇派出所的谭所长。大家握手道好。小彭和谭所长是一个部门的，彼此也就多了份亲热。许子良和丁镇长是老相识了。听说许子良他们本来准备打道回府的，只是因为接了黄主任的电话才留下来，丁镇长连道罪过，说：“我们基层工作没做好，连累县里领导滞留在这鬼地方受罪呀，晚上我和谭所长再敬两位领导。”许子良知他客气，笑说：“若说领导，这里也就你丁镇长。再说了，这事我是责无旁贷的。”丁镇长笑说：“都怪我们基层工作没做好。不过，难得许局长能够理解，县里多些许局长这样的领导，我们基层工作就好做了。”许子良玩笑道：“多些我这样的人干什么呀？丁镇长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地方的信访干部过多，说明这个地方的社会矛盾太多，信访工作没上去，领导的工作没做好。”丁镇长笑说：“我是说多些许局长这样理解咱基层工作的领导。”

接着闲话下来，便也知道王中明跑来北京上访的原委所在。

今年年初以来，星星村五组组长王中明联合少数村民状告村长杨建清去年非法卖地。县检察院联合国土部门经过调查，做出“杨建清非法卖地”案不予

立案的决定。两部门的解释是：星星村卖地收入的一百二十万，经核查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可王中明认为这是有关领导包庇杨建清，继续往省市相关部门上告，昨天竟跑到北京来了。

丁镇长自是认得王中明，截人就容易了。待到丁镇长和谭所长用过饭后，四人打的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前，藏身人群，只等王中明一出现便截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等了一个下午王中明也未露面。

接后两天也是无功而返。

其间从苗小诗那里获悉，县政府对所欠移民户补助做出全部补偿的决定，但死者的事一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在许子良的意料中。不是说“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吗”？何况出了四条人命。对长吕县一干主要领导来说，这足以影响他们的政治命运，应该说钱已经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事了。许子良相信，最终县政府会妥协的。他寻个机会去了网吧，不承想网上并没有半点这方面的消息，也不知这回长吕县领导使出了啥非常手段。丁镇长和谭所长多少应该知道点，说不定谭所长还参加了截访。公安历来是截访的主力军，那么大的上访行动，全县公安还不倾巢出动？也不见他们谈起，事情只怕不那么简单。许子良也不便相问。他倒是想过要不要就这事给江卓元副局长去个电话，想想还是没打。既然江、周两位副局长和局里其他同事都没向他透露，他就装聋作哑吧。

大家就王中明的事讨论开了。

丁镇长的意思，正常情况王中明早到了，他会不会找别的什么部门申诉去了？许子良说：“一般来说，国家信访局是唯一接待上访的地方。就算王中明找别的部门，该部门最终会通知省驻京办事处接人的。再说了，别的部门哪是王中明能进去的。”谭所长说：“也许王中明知道我们在拦截他躲藏了起来。还有一种情况是王中明并没有来京，在省里有关部门上访。”许子良道：“他真在省里上访，县里也该接到接人的通知了。我找局里问问，丁镇长挂个电话去县政府办了解一下情况吧。”

许子良率先摁了局里电话，回答说没有这方面的通知。

丁镇长往政府办、综治办等部门去了电话，答复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下步怎么办？是继续等呢？还是先回去再说？”许子良问。他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可回去的话却不想从自己口里说出来，他可是得到黄主任指示的。小彭说：“再待下去也没多大意义，我看大家回长吕吧。”丁镇长沉吟有顷，说：“我看这样得了，许局长和小彭回去，我和谭所长在这里再待两天看看。”

这样倒也不失是个办法。许子良说：“听丁镇长安排吧。”

没想到稍后谭所长接到其派出所电话，说局里接到省会公安部门消息，王中明死了。初步鉴定死因为他杀。也不知哪根弦所起的作用，许子良心里却产生了某种联想，可他只让这种联想隐藏在喉头以下，不让它蹦到舌头上来。他暗自偷觑丁镇长表情，丁镇长那张黑脸竟由黑而转红，再由红而转黑，如此反复。有意思的是，丁镇长涨粗的脖子上则少了脸上那种应有的生动骤变。丁镇长心里是不是也一如自己起了某种联想不得而知，但他的不轻松让许子良清晰地感觉到了。许子良想说句什么活跃一下气氛，一时竟是不能，只是在心里反复默念：“王中明被杀了，王中明被杀了……”

小彭说：“他杀？会是谁杀的呢？”小彭说这话时先是望着许子良，再移至丁镇长身上，最后落到谭所长的脸上。谭所长说：“谁知道呀！”小彭说：“会不会是仇杀？”谭所长说：“这个……说不准……不至于吧。”小彭说：“上访人死在上访途中，换了谁都会把被举报人与之联系起来，那个杨建清是难逃嫌疑的了。”不经意间，许子良便也发现丁镇长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却听谭所长道：“不只杨建清难逃嫌疑，只怕我和丁镇长都会招人怀疑。”许子良笑说：“凭什么啊？就因为截访？那我和小彭岂不也在被怀疑之列？截访人杀害上访人，怎么听着都滑稽。国外的事我不知道，国内似乎尚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谭所长道：“许局长你还不知道现在的老百姓，国家干部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无恶不作的坏蛋，那是要多坏就有多坏。你猜他们是怎么骂我们公安的？警匪一家！”许子良笑笑，说：“这只能说现今老百姓的思想境界高了。上面不是提倡舆论自由吧？他们算是响应党的号召。”“是呀，”谭所长嘿地一笑，“这就给了他们骂人的权利，上至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敢骂。”许子良笑道：“他们爱骂谁让他们骂去，若说随便怀疑哪个是杀人犯还不至于。杀人犯这个恶名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他们看来还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强奸犯？”谭所长脸上仍是笑着：“没想到许局长还很有平民意识的啦，真是难得。”

王中明的死也不知黄主任是不是知道了，许子良知道必须把王中明的死讯告知黄主任，他的截访任务也就完成了。他找个机会撇了黄主任的电话，在说王中明死讯时，许子良可是竖起耳朵听黄主任那边的反应。黄主任噢了一声后竟是半天没回音，许子良猜测他才知道，县里几个主要领导只怕未必知道。省会公安机关可不会知道王中明是个上访户，他们还不是凭着王中明身上的身份证通知长吕县公安局，长吕县公安局再转告下属阳紫镇派出所，由派出所通知王中明家人去认尸。阳紫镇派出所自是知道谭所长在执行截访王中明任务，

得知消息后立马报告了他。这样算起来，王中明的死讯他们几个还是最先知道的。

许子良不能任由黄主任在那头沉默，就说：“黄主任，你还有什么指示？”黄主任这才道：“丁镇长他们呢？”许子良随口道：“丁镇长和谭所长这会在外头忙点事儿，待会我让他给你电话。”黄主任说：“不用了，就这样吧。”许子良说：“那好，我回来后再向黄主任当面汇报。”想一干县领导已被几个移民户的死弄得焦头烂额，现在又凭空跳出王中明这起命案，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还得把情况向姜局长做个简单汇报才是。那头姜局长只是听着，待到许子良讲完了，说：“许局长，你辛苦了。”许子良说：“哪里哪里，我回来了再详细向您汇报吧。”彼此客气几句挂了电话。见姜局长并未主动跟他谈起上访移民户及引发的命案，许子良猜测事态的发展多半不是很好。是呀，几千移民户，还有四条人命，虽然事情的起因在政府停发移民补偿费，可因为上访捅出这么大的一个娄子，身为信访局领导的姜局长能没压力？

当天晚上许子良他们就上了回省会的特快列车。

小彭一上车就开玩笑：“许局长，咱到底是孙子的命啦！”许子良知他是回应那天的谈话，只是笑笑。丁镇长就拿话问小彭什么意思，得知原委，说：“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害得许局长在北京吹了几天黄沙。”又说：“媒体总说老百姓是弱势群体，殊不知时代早变了，我们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叹了口气，“是呀，咱们是孙子。孙子嘛，还不是尾随着爷爷，屁颠屁颠地给爷爷擦屁股。”许子良便也想起有大学教授面对媒体称自己为弱势群体，这会连丁镇长也自称弱势群体，甚觉滑稽，却也不便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这些人口中所谓的弱势群体，自然只是一事一物一时之憾，当下轻声笑道：“没想到丁镇长竟有这么深的感受。”丁镇长道：“许局长，咱是基层干部，整天面对的是老百姓，你呢，面对的是老百姓中的顽固分子，更不容易啊！信访工作的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看丁镇长饱含深情的样子，许子良只说哪里哪里。

翌晨回到省会，许子良和小彭上了回长吕的长途客车，丁镇长和谭所长则往有关部门衔接王中明的善后工作。临分手，丁镇长握着许子良的手，说：“感谢许局长的鼎力相助，回长吕再同许局长联系。”诚然知道对方只是客气，许子良也只得说：“行，多联系吧。”他自是知道，人家一个镇长，跟他一个信访局副局长哪有什么联系的。

第2章

许子良的妻子苏嘉琪在房产局上班，他们的家便安在房产局。回到长吕正是中午，许子良与小彭分手后打了妻子电话，说回来了。他进屋没多久女人就回来了，同他搭扯几句后进厨房忙乎午饭去了。

儿子中午在学校统一就餐，只有放学才回家一块吃晚饭。夫妻俩吃饭时，苏嘉琪低声告诉他，县里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私下传播移民户上访引发命案的事，说是为了稳定政局。许子良倒是没想到县里领导会这样做，便也明白何以网上竟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只是他知道，这法子没啥意义，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封禁舆论的事。再说了，国家工作人员端了你的饭碗不去妄加评论，老百姓还怕你把他那一亩三分田收了去？那几千移民户的嘴巴是你封得住的？许子良也不去问政府给死者家属怎样的交待，女人素来对这方面的事不感兴趣，就算有人在她面前谈起，她听着也只是听着，从不蜚短流长。他也很少拿这方面的事在家里跟她扯。一个家庭，还是少点外头的事好。再说了，他也不愿妻子对他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了解得太多。要知道，引发上访的事情总与社会的阴暗面有关，对一个女人来说，纯一些好。假如有一天她的世界被这个社会的阴暗包裹，成了思想家什么的，对这个家庭来说就是问题了。

如果没有截访任务，午睡是少不了的。许子良先上了床，看女人脱外衣时，欲念顿生。待到女人上来，一把搂住了她。女人说：“坐了这么远的车，不好好休息？”许子良嬉皮笑脸道：“好几天了，人都快憋死了，把你干了再好好休息吧。”一只手早已插进了女人的胸脯间抚摸起来。哺育过孩子的乳房仍然那么饱满，连女人自己都很得意。女人便开始配合他。以往到了最后关头，女人总忍不住会大叫，怕儿子听到，许子良都要拿嘴去堵她。今天儿子不在家，许子良任她叫喊去。许是两口子几天不在一块的缘故，这回两人前所未有地痛快淋漓。女人叫喊后人都虚脱了，抽走了筋似的摊在那里呢喃：“真是销魂呀！”许子良却忽然想起那句昼不宿妻，夜不宿妓的老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人听到了，问：“你笑什么啦？”许子良自然不会说这两句混帐话，真说了女人还不骂他神经，就说：“小别胜新婚吧。”在女人身上轻轻地拍了拍，“睡吧，待会你还得上班呢。”

两人相拥着睡去。

下午苏嘉琪上班后，许子良睡到四点多才醒来。下床洗了一把脸，开了电脑，两篇有关长吕信访的文章满天飞：一篇是《长吕发生惊天大案：全县警力倾巢出动，拦截上千移民上访户引发大冲突，四条人命埋单在议》；一篇是《阳紫镇星星村上访户王中明被害于上访途中》。单看标题就够惊世骇俗的了，不是常人能够起得出来的。许子良先看了移民上访户的文章。文章写得很翔实，说是长吕县政府置一千一百多户，五千余名移民利益于不顾，私自停发中央政策应有的补助。长吕移民户相继告至省、市有关部门，相关部门责令长吕县政府按政策予以补发，可县里领导置之不理。这次全县移民户秘密商量，决定每户派一人，组成上千人的徒步上访大军。因为长吕县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客运公司和客运户严禁载运上访户，否则吊销其客运证，并处以相应的罚款。移民户担心政府追截，翻山越岭取道毗邻的五指县。不料泄漏了消息，长吕县集合全县警力和城管干部，还有各乡镇工作人员往五指县的石桥铺拦截。因担心追赶不上，长吕县领导亲自给兄弟县领导打电话，请求派人协助截访。五指县领导便指示石桥铺乡领导布控截访。移民户上访大军一到石桥铺乡，即给该乡政府一班干部拦住。稍后长吕追截大军赶到。县里领导劝移民户上访代表回长吕商量，在遭到拒绝后公安机关当场宣布拘捕五位代表，从而引发移民上访户的暴力对抗。在大批移民上访户被殴时，石桥铺乡的老百姓见家门被欺凌，纷纷出手相助，反把长吕县政府公安干警和广大干部打了个落花流水，直至五指县领导赶来才控制住事态。原来移民上访户大都姓阳，而石桥铺偌大一个乡十之八九也姓阳，攀谈后得以知道是本家。这场暴乱致三人当场死亡，一人在医院抢救过程中死亡。事发后的第二天，移民户欠款全部补偿到位，而四名死者的补偿尚在洽谈中。文章四千字有多。相对来说王中明的事就简单多了，却也把他跟杨建清之间的瓜葛拎了出来。两篇文章后面跟了无数帖子，骂声震天，长吕县一干领导形同恶魔，称县长耿元权简直是长吕的“耿水扁”、“耿屠户”。有条帖子令许子良很是震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农民，为了争取应得的利益，还得用鲜活的性命去换取，实在悲哀。”针对王中明的帖子中，有不少帖子直言说王中明系杨建清谋杀。有几条帖子说，杨建清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霸占村长的位子十数年，是因为有个在镇政府当镇长的老表丁森。许子良眼前

便也浮现得知王中明死讯时，丁镇长那张几变的脸，还有谭所长有意岔开小彭的推断，看来这两人早就猜到是杨建清所为了。这些帖子如此熟知内情，不用猜也知道乃长吕人所写。对这两起上访事件的挂网，许子良一点也不吃惊。这是互联网时代，还有什么事情能捂得住的？网络好比没人看护的公交车，谁都可以上去吐几口痰撒泡尿。县里不是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妄加评论吗？网络你总拿它没辙了。许子良知道，纸媒和电视很快就会赶到长吕，够长吕一千领导应付的了，也不知道又要多少红包才能把记者们打发走。再想耿县长虽然是空降下来的，好歹来长吕两年了，长吕的老百姓虽然憨实，可上千人面前，怎么就不知道讲点儿策略呢？

许子良关了电脑，打了苗小诗手机，告诉她回来了。苗小诗问：“回来多久了？”许子良不敢实说，怕苗小诗怪他回来半天才给她电话，说：“才到家，撂下旅行箱就向小妹报到。”苗小诗笑道：“不错，表现还行。”许子良说：“知道吧，网上已有移民户的事了。”苗小诗说：“我是今天中午看到的。据说县里领导看了很震怒，责成公安局调查抓捕发帖子的人。”许子良说：“这是他们领导的事，随他们去吧。”却想这虚拟的网络世界是那么容易抓人的？你真把人抓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要知人家所写的可是事实啊！不是有那么多地方把在网上发布不利当地政府消息的人拘捕了，甚至千里抓人，最终结果还是公开向媒体和当事人道歉？人家既然懂得利用媒体曝你政府的光，便也懂得用媒体保护自己。可许子良也不便对苗小诗多嘴，他们只是两个小人物，就算县里领导把长吕搞得乌烟瘴气也不是他们能左右得了的。许子良知道，如今的领导早没了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这一概念，一旦出了事，想着的是捂住，实在捂不住再找两个人来做替罪羊。

就听苗小诗笑说：“老哥你好歹是位领导，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了？县里领导听到肯定会黑脸。”许子良笑了笑，说：“小妹要老哥怎么说呀？对这种破坏长吕安定团结的害群之马必须严惩，这么说小妹满意了？”苗小诗笑道：“我满意不满意不要紧，重要的是领导满意。领导满意了，老哥的前程便来了。”

许子良玩笑说：“小妹努力吧，什么时候你当上县长书记什么的，再提携我这做哥的一把。”苗小诗说：“去你的吧。”噢了一声，“老哥知道县里这回在处理死者一事上用了什么高招？凡是死者有亲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必须协助政府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否则停职。”许子良说：“这能够理解。国家工作人员吧，有义务协助政府做善后工作。”苗小诗笑道：“你这话怎么听着都是官腔味？我说老哥，你应该多点平民意识才行。”许子良仍是玩笑：“决定我升